

医路守护 谢谢你,医生

医患之间,最动人的或许不是“医学奇迹”,
而是基于信任的彼此托付。

谢谢你,医生。

潇湘晨报·晨视频记者张树波 刘畅 梅玫 通讯员唐侃俊 陈亚男

指导单位:

湖南省胸科医院

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(南华大学附属职业病防治院)



万雪琼

“万医生在呢”,是最沉重的信任

万雪琼是一名在湖南省胸科医院尘肺科工作了18年的普通医生。

2026年的春天,病房里的病人来了又走。可她心里始终有一个角落空落落的,因为那个叫李佐顺的老病人,再也不会来了。

李佐顺的一生定格在52岁。他年轻时从事基建工作,长期接触粉尘。六年前,万雪琼接诊他时,他就已经是三期硅肺,瘦得皮包骨,却总是笑盈盈的。

硅肺是尘肺中最常见、进展最快、危害最严重的一种。到目前为止,国内外均无针对尘肺纤维化的有效治疗药物,已经形成纤维化的肺组织,不可逆转。随着病情发展,患者的肺功能会一点点丧失,生活质量不断下降。李佐顺在确诊硅肺后,又相继并发慢阻肺、肺气肿、肺结核和肺心病。

“就像细菌住进了石头房子,药在门外敲门,里面根本听不见。”万雪琼解释,硅肺合并结核,在医学上叫硅肺结核,硅结节把结核菌紧紧包裹起来,药物极难渗透。

从第一次住院到最后一次,李佐顺在科室住过30次。每一次咯血,医护都紧急抢救,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。每一次出院后,过一段日子,他又会带着歉意的笑容出现在护士站:“万医生,我又来了,麻烦你了。”

他最怕的就是给人添麻烦。查房时,他的床铺总是整整齐齐,床头柜上只有一杯水、一个饭盒。夜里哪怕咳得喘不上气,他也从不按铃,尽量自己扛着。

万雪琼回忆,有时下班后会去李佐顺所在的病房坐一会儿,他就笑呵呵地说:“万医生,你忙你的,我好着呢。”有一年冬天,李佐顺咯血格外凶险,血从口鼻往外涌,整个枕头都被染红了。连夜抢救后,他虚弱得说不出话。万雪琼结束抢救后,安静地站在床边,看着监护仪上跳动的数字,心想:今天救

回来了,明天呢?后天呢?可李佐顺缓过来后,说出的第一句话却是:“万医生,又害你加班了。”

这份信任,贯穿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。

30次住院中,哪怕万雪琼不在病房,他也一定要等她的查房。别的医生解释病情,他听完还要再问一句:“万医生,你说的是不是一样的?”女儿偶尔打电话来,他会说:“没事,万医生在呢,你们放心。”

“万医生在呢”这五个字,是她从医以来听过最沉重的信任。

去年年底,李佐顺又一次住院。这次万雪琼总觉得有些不一样,他更瘦了,话更少了,咯血的间隔越来越短。可他自己似乎不这么想。出院那天,万雪琼帮他办手续,他站在护士站旁,慢慢整理那个旧帆布包,一样一样往里放水杯、饭盒、毛巾……动作很慢,像要把每个动作都记住。

万雪琼站在走廊里,看着他佝偻的背影慢慢走进电梯。电梯门关上的瞬间,她想叫住他,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可他没有回来。今年上半年,再次电话回访时得知,他在老家去世了。

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,万雪琼在面对病人时,常常会冒出一个疑问:“当医学‘无力’时,我们还能为什么人做什么?”

李佐顺从来没有被治愈过,但医生为他全院会诊过,为他深夜止血过,为他一次次冲进抢救室。他没有陪护,科室的医护就是他的临时家人,他害怕时,总有轻柔的声音安慰他“没事的”。所以他走之前,总是笑着说“我还会回来的”。

“所谓医者使命,不只是治能治好的病,而是面对治不好的病,依然想尽办法;不只是对能治愈的病人真诚,而是对住院30次的老病人,每一次都真心以待。”万雪琼说。



李莉

当一回“幕后英雄”,值得

今年6月,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(南华大学附属职业病防治院)的住院大楼里,走廊的灯光已调至柔和。大多数病房都已熄灯,只有职业性肺病科的一间病房里,还发出低沉而规律的嗡嗡声。

那是负压吸引器运转的声音。对于患者罗师傅来说,这是他赖以生存的“生命泵”;而对于他的主治医生李莉来说,这台机器既是患者的救命稻草,也是一道必须带领患者跨越的心理关卡。

在这静谧的深夜,李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:趁患者熟睡,悄悄关掉它。

这一关,关掉的是患者心头的恐惧,打开的是重获新生的希望。

此前,罗师傅被严重的气胸折磨得苦不堪言。转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时,他的呼吸极度困难,性命全系于一根引流管和那台一刻不停的负压吸引器上。

随后,李莉团队连夜手术,罗师傅的呼吸困难症状终于得到了缓解。

生理上的危机解除了,但心里的“警报”却迟迟没有停响。

长期的“带机生存”,让罗师傅对那台发出嗡嗡声的机器产生了严重的心理依赖。虽然各项生理指标已达标,完全可以脱离负压吸引,可每次医护人员试探性地提出“关机”,罗师傅就像触电一样,全身紧绷,心跳飙升,脸色瞬间煞白,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,眼神里满是惊恐。

李莉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。她敏锐地捕捉到一个细节:罗师傅白天极度抗拒关机,

但每次晚上睡着后,呼吸一直很平稳,监护仪上的血氧饱和度没有任何异常波动。

“既然讲道理没用,那就用事实说话。”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李莉心中成形。

那天下午下班后,同事们陆续回家,李莉却悄悄折返病房。

此时,罗师傅已经睡熟。李莉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,在征得家属同意后,她屏住呼吸,伸手关掉了那台谁都不敢碰的负压设备。

然后,她搬了一把椅子,寸步不离地守在床边,死死盯着监护仪。

一分钟,平稳。五分钟,平稳。一小时,依然平稳。

罗师傅不仅没有惊醒,连呼吸节奏都没有乱。他安安稳稳地睡了一整晚,监护仪上起伏的波形无声地诉说着真相:他真的已经好了。

第二天一早,当李莉告诉罗师傅真相时,这位汉子愣住了。他看着那台沉默的机器,又看看李莉疲惫却带着笑意的脸,眼泪瞬间夺眶而出。

“刚转来时,我真怕这辈子就这样了。可这里每一位医护人员,都把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。我这条命,是你们一点一点拉回来的!”当罗师傅拔除胸腔闭式引流管,说出这番话时,在场的医护人员无不动容。

后来,有人问李莉:“悄悄关掉患者的设备,万一出事怎么办?这责任谁担?”

她笑了笑,语气轻描淡写:“怕。但护士和家属全程守着,一有波动随时能重启。我们坚信,他能行。只要患者能好起来,当一回‘幕后英雄’,也值得。”